

报纸,记载着鲜活的生活,收录了温暖的回忆,牵引着未来的梦想。报纸,荡漾着老报人的青春年华,挥洒着撰稿者的激情汗水,定格了无数人的历史和今天。我们热爱一万年《科技日报》堆积起来的日子,我们热爱这些日子里的相遇并行,我们更珍惜一路上的不解之缘。

忆往昔 风雨历程道深情

愿报纸办得越来越好

文·林自新

而成长,把报纸办得越来越好!希望报纸弘扬科学精神、科学理念、科学方法,为科学殿堂添砖加瓦,更加光彩夺目!

(作者系科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林自新

更是伟大祖国的“收成”。“火炬高举昭真理,科学引路在征程”。科学是向人类昭示真理的火炬,我们永远会高高举起,因为我们报道过,我们也深信:让科学牵引人类奔向未来。

(作者系《科技日报》原总编辑、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



张彦

创新故事、多少有“情感动力”的创造者!

二十八载,一万年,那里面有咱们的事情、咱们的记忆。二十八载、一万年,咱们的、大家的、情感的、创造的。

(作者系《科技日报》原副总编辑、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原副理事长)



王直华

强、何泽慧、火箭老总黄纬禄、两院院士宋健,及育种专家、工程院院士吴明珠等,他们都是我的好老师。他们不仅教给我许多科技知识,更教我学习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学习科学家的人生追求、人生哲理、人生道路。《科技日报》,科学家将科技注入我的人生,把我培养成一个科技记者。

(作者系《科技日报》原编委、高级记者,曾任记者部主任)



郭梅尼



赵之

之年,我希望我仍能跟上他们的脚步,与时俱进。

(注)例如钱学森致副刊编者的一封信:《有必要办文学期刊》,已收入钱学森著《科学、艺术与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作者系《科技日报》原编委、高级编辑,曾任副刊部主任)



江晓原



卞毓麟

文)教材选用,足见《科技日报》之影响不惟“庙堂”犹及“江湖”。凡此种种,不尽备述。来日方长,谨祝《科技日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辉煌的贡献!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客座研究员)



王渝生

史系)(1999年3月23日),随后又发表了后续报道《新世纪需要科学史》(同年4月3日)。从那以后,《科技日报》一直是热心关注和报道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新成绩、新动向的重要报刊之一。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

挚爱万期绘彩虹

文·张 彦

集滴汇海注真情,挚爱万期绘彩虹。文苑跨追歌巨匠,文经电绿送新风。拓开四大大气,广揽五五好收成。火炬高举昭真理,科学引路在征程。

“集滴汇海注真情,挚爱万期绘彩虹”。从创刊以来,我们就满怀推动我国科教兴国战略实施的极大热情,我们的报道,在这一万期的报纸中,如同一滴一滴的露珠,充盈着科报人的真情,满载着科报人的挚爱。汇成科技新闻的大海,绘出了伟大祖国科技发展的彩虹。

“文苑跨追歌巨匠,文经电绿送新风”。我们从来没有忘记

过我国科技人员的丰功伟绩,我们的“院士·科海甘辛”、“人物·科苑耕耘”等,用分层次的报道宣传科技人员为国家为科学献身的精神,为全社会树立尊重科学、尊敬科学家的风气而努力。我们还率先推出了系列周刊,在科学与文化上进行了深入探讨。

“拓开四大大气,广揽五五好收成”。两个“四”,一是在1995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期间,二是在1998年纪念全国科学大会20周年时,各推出了四组全景报道,总结经验、展望未来,真是开拓了科技报道的大气象!在庆祝共和国50华诞的报道上,更是独树一帜,推出了五项重大报道,这是报社的“收成”,

难忘的来电

文·王直华

想跟大家说几个从接听电话引出的故事。

最近一次来电。7月3日,尹传红来电约稿。所为何事?原来,本报将迎来创刊后第10000期,届时要出版纪念专刊。这是件高兴事!廿八载,万千来电铭刻了多少情感记忆。

最早一次来电。1985年秋,正在实验室做实验,忽听有同事喊我:“到办公室接电话!”拿起听筒:“王直华,你愿意到《中国科技报》工作吗?”首次通话,竟如此率直。多年后我与张孟军谈及此事,皆笑。廿八载,万千来电留下了多少情感故事。

17年前的来电。1997年12月30日下午6时。我打开录音

电话。“留言2”：“留海尔一波普式发型,穿多莉羊毛衫,开索杰纳火星车,这些,是1997年世界上时髦的事情。——李启斌”。北京天文台台长传来漫画令我感慨:科学,理性也动情。一万年,抒写了多少科技故事,多少有“情感智力”的科学家!

14年前的来电。2000年秋。上海科技出版社吴智仁社长打来电话,说寄来一本刚出版的《科学与艺术》。主编李政道写道:早在1993年和1995年,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便分别与炎黄艺术馆、科技日报社举办了“科学与艺术研讨会”。这是一个关于创造和创造力的课题,意义深远。一万年,传播了多少

科学家是我的好老师

文·郭梅尼

我深深体会到,采访科学家是最难的,也是我收获最多的。

记得1988年,我第一次去采访核物理学家钱三强时,尽管事前已作了些准备,但他谈到的许多技术过程和名词,我都听不懂。回来后,我认真学习了有关核裂变的书籍和资料,光钱三强、何泽慧写的《原子史话》我就学习了三遍,才使采访顺利起来。

但是,到动手写时,我感到要写好钱三强这样的大科学家,实在是太难了。当时,正赶上我患脑瘫的儿子因为动手术,上半身全打着石膏,两条腿在硬梆梆的石膏上磨得鲜血点点……我在一旁一边照顾他,一边反复翻看我的采访笔记和材料,做母亲的痛,做记者的难,统统压在我的心头……

钱三强在科研中百折不挠的事迹,他不畏权威、坚信科学

的精神,帮助我闯过了难关。我写出了一份详细的写作提纲寄给钱老,钱老看后,对我提出需要补充的部分,亲笔写了几十页材料寄给我。我写成一万字的初稿后,钱老审阅时仅仅加了二三百字有关技术问题的文字,别的都没动。1989年2月23日,长篇通讯《通往科学家之路——记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在居里实验室》在《科技日报》刊登了。钱老来信告诉我,宋健同志和一些科学家读后都认为写得很好;宋健同志也给我来信说,他读后“非常感动……这对中青年科学家和青少年都具有极大教益……我自己就大有所获”。通讯被《人民中国》翻译成法文刊登,法国大使馆核参赞专门来信索取报纸和杂志。

在科技日报社,我采访了桥梁专家茅以升,核物理学家钱三

万事起头难

文·赵 之

有一句古老的俗话说:万事起头难。办报何尝不是如此!当年想办一张科技新闻报纸,中外史无前例。我主张这张报纸尤其需要有自己的副刊。于是副刊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个性,也就成了摆在报人面前的新问题。在副刊筹备期间,创办之初,副刊部在北京、上海、武汉先后邀请了袁翰青、钱学森、邓广铭、侯仁之、陶世龙、徐迟、杨一之、孙小礼等三四十位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两方面的学者座谈,倾听、探讨、归纳他们的意见,终于形成了这样的见解,并得到了他们的首肯(注):

“我们的科学、文化、文艺、读书、生活副刊和文摘版,除

各自的特殊要求外,作为广义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也都服从这样一个编辑思想:整个社会文化环境是科学技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我们应该了解它;科学技术又是现代社会文化的脊梁,社会文化的进步需要我们的关心和推动。以科学为绳,用科学来审视过去的文化,用科学来武装现在的文化、用科学来探索未来的文化。”

我们就是这样地上路了。

一万年,《科技日报》的一块里程碑,映出的是报社新老同仁在办报实践中不断提高和丰富自己的日日夜夜。已是耄耋

许多往事令我感怀

文·卞毓麟

《科技日报》,是我的良师益友。为准确而及时地了解国内外的重大科技动向,我特别倚重《科技日报》。为传播和普及科学,《科技日报》先后刊发了我的50余篇文章。当初《科技日报》前身《中国科技报》问世甫两月有余,便刊出了我的科学文化类作品《从耶稣诞生到乔托号冒险》,说的是1986年哈雷彗星回归,“乔托号”宇宙飞船挺进彗核的壮举。

《科技日报》的许多往事令我感怀。例如1994年7月拙文《太阳系的边界在哪里?》见报后,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

委主任宋健同志颇为欣赏,之后他还表示:“请转告卞毓麟同志……我对他的科普散文很喜欢,独具风格,科文结合,新鲜活泼,独树一帜。”

又如1996年1月拙文《中外科学数千年 探幽发微四十年——读席泽宗先生著〈科学史八讲〉》见报,数学界泰斗吴文俊先生阅后即致函席先生并索书。席先生曾屡次言及此事。确实,《科技日报》注重介绍富于启发性的新思想、新见解,乃是非常可贵的。

再如拙文《数学杂说》见诸报端后曾被数种中小学《语

我和科报四分之一世纪的缘分

文·江晓原

记录显示,《科技日报》是我最早开始发表大众阅读文本的报纸,我的《未被遗忘的一页》发表于1988年1月5日的《科技日报》。从这篇文章算起,我和《科技日报》的文字缘也已经超过四分之一世纪了。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国内学术界正处于低潮,经费紧张,许多学术活动步履艰难。又值“体脑倒挂”严重,许多人纷纷出国或改行。那时我倒是能够安心坚守,刘兵

教授有“驻守边缘”之说,大得我心。那段时间,我在《科技日报》上写了不少文章,颇多感慨之言,牢骚之语。其中《〈科技史文集〉悼词》(1993年5月9日)和《又悼〈中国天文学史文集〉》(1994年2月27日)两文,当时在业内人士中颇有反响。

1999年3月,我在上海交通大学筹建的中国第一个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正式成立,《科技日报》记者李大庆闻讯,亲自赶到上海采访,并在《科技日报》发表了长篇新闻分析《中国有了科学

《科技日报》与科技史

文·王渝生

我与《科技日报》已有20多年的交往。20世纪80年代末,我在中国科学院学习、工作。那时,我经常给《科技日报》写一些科学史的小故事,多是豆腐干大小的短文。不过,看到自己手写的文章变成了报纸上的印刷体,也不免沾沾自喜。

到了20世纪90年代,《科技日报》有个副刊栏目叫“太阳风”,那时我已拿到了博士学位,当了研究员,而且是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副所长,从而有可能同《科技日报》有关栏目合作搞一些大块文章,大都是同中外历史上重大科技成就相关的内容。1997年,搞了一整版“晶体管50周年”,图文并茂,极

具可读性。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路甬祥看到报纸,特地打电话给我表示好评。

还是在1997年,我在“太阳风”副刊每周发表一个“科技周历”,把历史上这一周以来的科技大事,包括人物、事件都做了一个简要的介绍。一年下来实际上成了一个科技年历。后来,这个科技年历就被中央电视台“科技之光”栏目配上图片和影像资料,每天播“科技日历”,得到了再度开发。

这几年,作为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我在《科技日报》上发表过几篇有关教育改革的文字,接受过关于流动

儿童教育公平等社会热点问题的采访,还不断地在《科技日报》上发出我的声音。

(作者系中国科技馆研究员、原馆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

在路上

科技日报出版10000期纪念特辑·情缘
1986.01.01—2014.07.29

责编:段佳